

# ARCADES IN PARIS: A MINIATURE OF MODERN CITY IN ITS ALIENATION

-BENJAMIN'S CRITICISM OF CITY ALIENATION THOUGHT

## 巴黎拱廊街：一座异化的现代都市缩影

——本雅明对城市异化思想的批判

文 / 孙希磊 ·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 院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巴黎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都市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本雅明通过研究一种新式的商业建筑空间类型——巴黎拱廊街，并以此为“话题”的切入点，透过这一城市景观，揭示蕴含的社会巨变并分析“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的关联，进而诠释现代大都市的文化特质，对深刻认识当代城市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20世纪德国著名犹太学者。在其一生颠沛流离的多舛命运中，足迹遍及欧洲各大城市。对工业革命之后大都市的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矛盾、人居环境、城市建筑等，均有切身的感受。由此，产生对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的认识与思考。1927年开始，本雅明开始研究一项“巴黎拱廊街”的写作计划。从中亦能清晰地了解、把握他通过“巴黎拱廊街”而挖掘的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刻思想。

### 一. 现代城市人的心理机制：反应和融化

在本雅明看来，城市现代化所塑造的“城市人”性格，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体现在“城市人”对诸多新生事物的心理反映与快速融合方面。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慢节奏的社会生活还没有将个人推到一个必须快速应对的境地，社会关系以血缘联系为人脉纽带。现代化进程彻底颠覆了过去，将单独的个体抛掷到一个别无选择的变化之中。感官视觉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迁，必然带给人们心理世界以巨大的刺激！在此情形下，随着新事物不断被人们逐渐的消化与溶解，人的心理机制逐渐获得了一种快速应变的能力。本雅明认为，这正是“现代人”的本质特征，也是城市人最显著的标志。例如，他紧紧抓住了“都市中的人群”为观察对象，其特点是：不是“前现代社会中朋友、亲戚或熟人聚在一起时形成的那种人群，而是现代社会中，互不相识、互不攀谈的人突然聚集在城市这么一个狭小空间”，<sup>[1]</sup>人们每天匆匆而过，彼此陌生，互不了解对方，

而又必须安然无恙地相处在一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彼此匆匆擦肩而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彼此毫不相干一样。只有在一点上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谁也没有想到要去看一眼他人。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的那种可怕的冷漠，那种不关心他人的独往独来就愈让人难受，愈使人受到伤害。”<sup>[2]</sup>这种体验是进入现代化时期特有的心理感受。

其次，为了揭示这一心理机制，本雅明以都市生活中“休闲逛街者”为例，分析他们在“拱廊街”上的行为状态，揭示生活场景对心理机制的影响。他认为：“漫步于这个专供行人通过的过街里，个体遭际的是互不相识而簇拥着匆匆向前的人流，为了能在这样的人流中向前行走，个体就必须对行走中很快出现而又很快消失的各种意料不到的现象做出快速反应。惟有这样，才能在势不可挡的人流中找到自己位子，或是不断更换自己的位子，以便继续

向前行走”。<sup>[3]</sup>因为，这些“闲逛者”并不是出于日常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追求漫步于人群所带来的刺激：不断遇到新的东西，又不断对此做出快速的反映。他们虽然置身于人群中，在人潮涌动中徘徊，但又与任何人保持距离，彼此陌生，心理空间十分明显。他们要去观察和体会自己是怎样被人流簇拥而产生的一种“惊颤”；同时，又要快速寻找自己的空间，尽快消化这个“惊颤”。于是，在不断克服“惊颤”的体验中去获得一种城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就是他“参与建构”城市文化的必要过程。城市生活的经验也在此获得一种特殊的积累。<sup>[4]</sup>

对这种体验，被本雅明称之为“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面临多变的现象”；二是“应对与消融”；三是形成“不断激活与再体验”，这是“现代人典型的心理机制”。他“试图将‘拱廊街’现象解释为有关19世纪大众的理想景观，并将之视为分析集体意识的基石”。

## 二.“物的异化”——“巴黎拱廊街”与“休闲逛街者”既统一又矛盾的同一体

本雅明描绘巴黎大都市人们的生活景象时，将“巴黎拱廊街”，作为背景“嵌入”到城市整体之中，与活动着的人——“休闲逛街者”结合在一起考察。他指出：“假如没有拱廊街，闲逛很难会获得它具有的吸引力”。

首先，“拱廊街”是展示资本主义商业化高度发展的建筑样式，也是象征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物质载体。1852年的巴黎导游图这样写道：“这些拱廊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用玻璃做顶，地面铺的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过道通向整个一大批建筑群，那些建筑的主人们就以这种方式协同经营。通道两侧尽是些最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个小型世界”。<sup>[6]</sup>接下来的问题是：它是为谁而建？谁来享受它呢？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链条”就出现了。于是，“休闲逛街者就在这样的世界里寻找得到了他们的场所”。这里，成为“散步和抽烟的人喜欢逗留的地方，使各种各样小人物发泄怨愤的地方”、“成了编撰故事和进行哲学议论的场所”。拱廊街的功能得以延伸：“是介于内室与街道之间的东西”，成为“休闲逛街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之间的外墙上，就像一般市民在家里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而“休闲逛街者”的主体是城市的市民阶级：“这些我们曾在路边和商店橱窗前遇到的人，这类在

非在、无足轻重而永远具有观望兴致的人，这类总是期盼抽到大奖而除了碎石、马车、汽灯外一无所知的人……现在变成了农夫、酒商、纺织工、制糖工、钢铁大王。”<sup>[6]</sup>他们与“拱廊街”之间形成了一种“同一体”的关系。

其次，“拱廊街”这样的建筑物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留恋往返呢？说到底，是因为商品经济特有的魔力！像麻醉剂一样，转移人们的感觉，令人“移情别恋”。本雅明写道：“假如马克思偶然在玩笑中提到的商品灵魂真的存在的话，那它就是灵魂世界中能碰到的最富移情能力的一种，因为它必须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它想依偎在其手中和房内的买主”。“移情就是休闲逛街者跻身于人群中所寻找之陶醉的本质”。陶醉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商品本身。“商品潮水般拥在它们周围并陶醉于它们的人群那里具有着同样的效果。成群的顾客才真正形成市场，而市场又使物品变成了商品，这就提升了商品对一般购买者的魅力，……这种陶醉的主体就是商品了。”<sup>[7]</sup>在这里，本雅明揭示出资本主义城市的本质：商品的市場，消费的天堂。“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游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穿行一样”，商品填满的是“灯红酒绿”的“拱廊街”，而那些“逛街者”的人潮正是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

但是，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人群，就意味着

幸福吗？就象征着人类进步吗？就是人类最理想的城市图景吗？本雅明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从“物的异化”入手，进而深入到“人的异化”问题，揭露了繁荣景象背后的肮脏、阴暗、自私、狭隘的一面，使人们对现代城市有了更深层的破解。例如，他分析了“巴黎拱廊街”的本质，它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资本与商品的肆意陈设，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本身变成了体现资本灵魂的“外壳”而已，其建筑样式、材质选择、环境设计，无一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在这里，“物的异化”现象通过一条华丽的购物街得到了表现。另一方面，他还分析了“人的异化”现象。陶醉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人是幸福的吗？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吗？不是的。他注意到了城市人的种种“不安”、“陌生”、“恐惧”的情绪，以及城市中存在的“草原”与“丛林”的现象。“人人都变成了猎物”、城市的激烈竞争更像一个残酷的“斗兽场”。不是债主，就是欠债人！人们必须去适应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在大城市尤其如此。他谴责了城市中种种“人吃人”的不公正现象。

他深刻地指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方式是那种生产制度强加给他的——他越是自己无产化了——他也就越加被冷冷的商品经济所攫住，也就越加不会移情于商品。他们分沾的顶多是享乐，永远也不会是权力。”<sup>[8]</sup>

## 三.“浪荡游民”与“小说工厂”——商业大潮下的文化现象透视

本雅明认可马克思的结论：19世纪的法国社会产生了一批“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为波希米亚人（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人群”。

本雅明指出，“浪荡游民”出自于马克思的“一段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文字”。马克思“将这些人称为职业密谋家”。他们形成于城市革命运动之中。在本雅明看来，法国大革命后文人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了，于是，他们与以小酒馆为家的职业密谋家、

沦落为流氓无产者的工人都属于社会的“弃儿”，有着相似的悲惨命运，于是，产生了相似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以及情感共鸣。这类人群的特点是：“随着无产阶级密谋活动的出现便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即密谋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的，……，另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很好地组织密谋策划活动……他们醉心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眼里所见的目标只有一

个：就是推翻现政府。”义愤情绪和造反精神，是他们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指出“正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并进行了指挥。”<sup>[9]</sup>巴黎城的四千多个街垒“才是密谋者的固定活动场所”。“在公社的最后几天里，无产者们像受了致命伤的野兽那样退回到街垒里面，在后面摸索探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街垒进行过详细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波德莱尔也提及“那些筑起高高街垒的神奇石头”。例如，像布朗基那样的无产者领袖，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本雅明还认为，在“浪荡游民”阶层，还包括“城市拾荒者”。“当新兴工业的发展使废旧物也具有特定再利用价值时，越来越多的拾垃圾者便开始在城市出现。他们为中转站而工作，并在街头形成一种家庭手工业”。<sup>[10]</sup>这些“城市人”，是在工业化早期，最先饱受资本主义之苦，即剥削最深、处境最惨的那部分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本雅明认为“属于浪荡游民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从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于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sup>[11]</sup>现代城市的兴起正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本雅明对现代城市出现的另一些文化现象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反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商业大潮对文学艺术的席卷、渗透，形成了具有浓厚商业化色彩的现代文化产业。其中，对“报纸副刊”的兴起尤为关注。随后，以现代报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层层相扣的利益链条：“签约作家”、连载小说、报纸广告……，一系列的商业化的现代报业经营模式开始出现。“小说工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本雅明论述道：约在19世纪30年代末，“文学通过报纸上的文艺副刊在日报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报纸上文艺副刊的出现，典型地表明了七月革命给新闻出版业所带来的诸多变化”。其中，报纸的订报费大

幅度下降，报纸的订户因而猛增，“1824年巴黎有47000个报纸订户，1836年有7万，而到1846年则达到20万户”。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报纸的商业化运作是根本原因。“在这个递增过程中，吉拉尔丹（Girardin）的《快报》（La Presse）起了决定性作用”。他采取了四个措施：一是降低报纸订费；二是登广告；三是在文艺副刊上刊登连载小说；四是用简短的信息报道新闻，缩短了读者时间，更便于商业效率的发挥。“这种信息报道由于可以商业化地被再利用而很快流行起来”，“广告是一种表明看来中立，而实际却是由书籍籍商付费购得的通告”。所以，“报纸订费的下降与广告的增加以及副刊重要性的上升是有某种关联的”。<sup>[12]</sup>这样一来，连载小说的需求数量大增，“小说工厂”便应运而生。1848年，大仲马与《立宪党人》及《快报》签订合同，“如果他5年内提供至少18卷作品，便可每年获得至少63000法郎的报酬。欧仁·苏由《巴黎的秘密》获得了10万法郎的收益。……日常文学交易的慷慨报酬不可遏制地泛滥起来，……对一篇题为《小说工厂：大仲马家族及其成员》的讽刺小品，《两世界》杂志当时写道：谁知道有多少书是大仲马写的呢？……大仲马在自己的地窖里雇佣了整个一支由穷作家组成的军队。”<sup>[13]</sup>

本雅明由此而揭露道：“报纸副刊凭借它的巨大市场给撰稿人提供的高报酬，帮助这些作家在读者那里赢得了巨大名声。很

自然，有些人利用自己的名声开拓财源，这样，政治生活的大门便也朝他打开了。这导致了腐败的新形式，它比滥用作家姓名更有危害”。在金钱的诱惑下，虽然一些作家名利双收，坐拥巨大财富，富甲一方，然而代价却是文学、艺术本质的丧失，作家道德的沦丧！事物走向了其反面。文艺被异化成为资本的奴仆、商品的附庸。

结语：本雅明逝世至今，已经70年了。但他深邃的思想却历久弥新，被后人所不断解读、体味。其思想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可以从学理和现实两个方面给予解释。从学理方面看，他不是拘泥于概念或范畴的束缚，而是抓住一些事件和细节，上升到文化层面进行分析与批判。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社会转型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也会出现困惑、忧虑、焦虑等情绪，影响着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本雅明对此的敏锐把握以及深入解析，给人启发，帮助人类走出困境而寻找新的生命意义。

#### 注释

[1]【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7页

注明：本论文为北京市哲学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市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年度成果

[2]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来自亲身的观察和一手材料》，《马恩全集》第4卷，第123页

[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8页

[4]【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9页

[5]【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33页

[6]【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52页

[7]【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54页

[8]【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57页

[9]【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

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9页

[10]【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13页

[11]【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14页

[1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4页

[1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5页